

王臨川全集

一
函十六冊

王臨川全集卷八十二

記

虔州學記

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
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歷中嘗
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
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
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
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
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
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湊

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

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姻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旣衰矣尙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

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
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
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
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
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
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
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
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
則亦安能使人舍已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
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
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則是心非特

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尙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久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虔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

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眾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眾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揚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强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

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

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三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財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掇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

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協於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

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三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不大罰戮而州旣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廷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爲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闕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旣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

以爲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
然世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
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文字
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
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
書者實告之矣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
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成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
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士遊於斯舖於斯而余
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
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
記

繁昌縣學記

事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何也
蓋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
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祭享奠幣之
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
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
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
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質而已
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
先聖何爲而不然也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
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

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庫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子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書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

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叟亦皆徂杙以上
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
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
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
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
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
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
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
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
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
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